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耳食錄 第三卷

蜀商 蜀有商人某甲，居貨漢口。性誠樸，而不善持籌，每為同伙者欺蔽，商知之，亦不較。

一日，獨立店門，有美人翩然而入，直上其樓。商疑為娼女，而同伙者之私之也，將召而詰之。美人從樓上語曰：「君勿疑，吾乃狐也，欲就此樓，故來耳。幸以白飯一器餉我，當有以報。」商諾之，不復言。即以飯往，寂無所見，信其果狐也，設飯而下。抵暮往取器，則磊磊者在碗中。視之，白金也，商驚喜。次日復設飯，復得金如前。日以為常。

同伙詢知其事，因先往取器，冀得金，至則碗中飯如故。乃笑謂商誑已，傾其飯而下。及商往，則金也。同伙恚曰：「金自樓出，公物也，當均分之。」商未應，而樓上語曰：「吾以金予某，賞其樸也。若輩盜賊其行，每私其囊橐以欺某，不罰幸矣，復望得賞耶？敢言析金者，嘗吾石！」語畢，有石擲地上，地為之裂。伙慚且懼，乃不敢言。

後伙眾謀欲殺商而分取其金，置毒酒中，邀商飲，商未識也。忽樓上叱伙曰：「跪！」伙不覺皆跪。又叱曰：「拜！」伙皆向商亟拜。商詫甚，急扶之起，則皆膝屈不可伸。樓上又叱曰：「好自陳其罪！」伙皆涕泣向商曰：「偶萌惡念，利君財，實欲圖君，設毒酒待君矣。」又聞樓上叱曰：「有毒酒，何不自飲」於是數人趨起取酒，將分飲之，商亟奪覆地，火光星爆。樓上大笑曰：「公誠長者，姑為公貸此數人死，令長跪三日謝罪。然此輩不可與居，公宜亟去，吾亦從此逝矣。」

於是見美人緣梯而下，含倩流睇，徐徐出戶而去。商追謝之，不復見矣。伙果跪三日而後能起。

狐居樓凡三年，商得金無算，遂返成都為富人，立狐仙祠焉。

非非子曰：快哉狐也，俠哉狐也，神哉狐也！商何以得此於狐哉忠厚之報也。嗚呼！中孚可及豚色，況狐之靈者乎
毛生

前明熹廟時，天下多故，盜賊充斥，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。

洪州數舉子入都，挾資頗重。道淮徐之間，一少年求附舟。

叩其所自，自云施姓，蓋亦應春官試者，為獨行恐盜，故來。

語作吳音，窺其行李衣冠，似是烏衣子弟。既入舟，取笥中佳茗，煎以江水，遍飲同袍，俊語名談傾一座。眾皆悅之，以為良友，恐不得當也。

已而江岸夕陽，亂流明滅，孤舟泊蘆葦間。少年進曰：「江天暮景殊佳，某有短笛，願為諸君一奏。」遂摩管倚篷吹之，悠揚數弄，直使魚龍驚飛，蟾兔欲躍。眾皆擊節曰：「桓伊李牟今復生矣！」

語未畢，忽一豪客躍入舟中，持一鐵柄傘，奮擊少年墮水死，呵曰：「忤奴不丐食村落，來此奚為」眾視其人，形容怪偉，鬚髮林林如豎戟，皆駭極僕跌，結舌重呼曰：「賊賊……」客曰：「公等非赴試者耶」曰：「然。」「有重資耶？」曰：「有之。願獻賊，賊毋殺我。」客笑曰：「餘不殺賊，賊真且殺公。適吹笛號眾者是也。」眾皆起謝。客曰：「賊眾且悍，夜將報餘。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，無患也。不畏者留，更看餘殺賊。」於是去者半，留者半。客戒留者先寢，聞呼即起視。自引酒狂飲，連飛數十斛不醉。飲罷，取鐵柄傘枕之，臥，鼾聲如雷。眾假寐俟之。

夜半，忽聞客呼曰：「賊至矣。」挾傘踞船頭，時月黑星繁，微辨人影。一賦持刀奔客曰：「若殺吾弟，我今取若頭。」客不答，即舉傘格之，賊應手而僕。刀槩環進，客從容揮傘，呼呼作風聲，與蘆葦琴瑟相應。賊左右撲刺落水，餘賊奔逃。客已奪得賊弓矢，連發射之，盡告斃。觀者股栗，汗流浹衣裾。

客忽挾傘入艙坐，神氣灑然。眾酌酒勞客。復飛數十觥，掀髯謂眾曰：「公等窮年占畢，足跡不出三里外。寧知世路之嶮巖哉！」眾唯唯。又曰：「國家求才待用，自惟有其具則進。苟平平，寧坐牀頭弄稚子，無以父母之身輕飢虎狼之口也！今弟行無畏。」眾羅拜曰：「向者不敢啟問，今將軍活我恩厚矣，願聞姓名，以圖報效。」客悉扶之起，舉傘扣舷曰：「餘亦非將軍，亦無姓名，亦不望報。吾去矣！」一躍而逝。

既而春闈，一舉子逢客於號舍，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，復能識丁字，真異人也！趨前問無恙，客睨視若不相識，亦不答，即入號熟寢。窺其舍，鐵硯班管各一，別無長物，初不敢呼問。客直睡一晝夜，不少寤。次日午響，舉子文已畢，將繕寫，心德客，慮其沈睡將不克終卷，欲以己餘勇賈之。遂呼客，客大（圭心）曰：「豎子敗吾事，斷送會元矣！」舉子踟躕，不知所對。既而客歎曰：「毛生毛生，豈非命也？夫千金之璧，當首貢王廷，安能隨行逐隊，自居牛後，為渴睡漢椰揄哉！今以吾文與公，可獲亞名，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。」索紙書之，風行海湧，三藝立成。擲於舉子之前，曰：「吾去矣，」即挾空卷投有司，稱疾而去。

舉於闈其文，允稱杰構，書法亦矯健非常，嗟歎不已。因棄已作，書客文以進，果成進士第二名。

非非子曰：餘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，惜失其名字。嗟乎！

天地奇氣，必有所鍾。畸人傑士，宜不絕於世，顧有幸有不幸，斯隱顯異焉。使毛生建高牙，擁大纛，虎奮鷹揚。立功萬里外，則班，衛之勛，豈多讓哉即不然，以彼其文掇擢巍科而冠多士，秉筆詞翰之林，亦足與枚、馬，鄒、揚輩爭烈，何至霧縕雲爪、首尾不詳若是哉！昔宋景濂錄秦士，餘紀毛生，文雖不逮，有同慨雲。

賣酥餅者

有賣酥餅者某，行山僻中。會日暮，恐遇鬼物，汗下疾馳。

遙見前一人彳亍而行，某甚喜，以為有伴矣，迫而謂之曰：「聞此地素多鬼，君可少待，同行也。」其人且行且應曰：「但速來，無恐。」

既及，某撫其肩，曰：「脫不遇君，吾恐怖欲死矣！」其人轉頭應曰：「大是！大是！以一餅啖我，何如？」某取餅與之，忽見其口大如箕、面藍色、牙長數寸垂口外，嚼餅嘻笑曰：「甚佳。」

某駭絕，棄餅，狂吼而奔。

張小姐

桐城張小姐，初從其父督學江蘇，居江陰署中之大雅樓。窗外桂樹一株，高與樓齊。每日梳洗畢，從窗間傾盆水其下。

一日，亡金耳環一，遍覓不得。窮詰女使，亦不得。終疑女使匿之也。

後小姐歸某巨公為夫人，復從夫督學江蘇，亦居大雅樓。

一夕，倚窗看月，見樹上一小枝金光爛然，心甚異之。次日尋視，則所失耳環在焉。始悟向者環落水盆中，傾水時掛於枝上也。

舊地重來，珠還璧合，事亦巧矣！

三官神

臨川吳甲，賈黔中，嘗與黔人之女私。女曰：「郎家距此數千里，一旦遠歸，別選淑配，妾如殘秋敗葉矣！」甲曰：「某雖歸，必旋來，謀與卿偕老，何乃出此言」女轉嗚咽。甲亦愴然，無以慰諭之，乃曰：「卿不信，立誓可乎？」女頷之。地有三官廟，神素靈顯。共詣廟，焚香矢之，曰：「男某女某，為結私緣，願偕佳偶。千里同心，九原共穴。有渝此盟，神明殛之！」

既立誓，情好愈篤，將圖偕奔。女曰：「無庸也。君鄉人客黔中，與妾父善者不下十餘人。妾父素重君，若因鄉人為蹇修，致禮而求娶，其誰曰不然又何必以遷賄之行，為人歧笑哉」甲曰：「甚善。然頃得嚴君手諭，令某暫回，以慰思念，某不敢違。計往

返不及期年。某更得銜父命而通姻好，不亦善乎」女然之。

臨行之前夕，謂甲曰，「始終之盟，固不忒矣。但早至一日，則多受一日之賜，若稽以歲月，將有子晰委禽之釁，妾雖捐骨泥沙，其如三生飲恨何」甲曰，「吾已寓意鄉人為某斧柯，當無他虞。某亦剋期至矣。」灑淚而別。

既歸，甲父為聘封氏女，甲不能違。已復得黔中鄉人書，言為君議昏某翁，可不辱命，但當速來完其好事。甲素畏父嚴，不敢以聞，進退狼狽，而背誓之念遂決，不復稅黔中之駕矣。

將逆女於封氏，先三日，召屠者割牲，將告祖廟。忽有三人從南來，形表偉異，遽奪屠者刀，擒甲而割其陰，擲於地而去。旁人奔救，不及也。甲既闕，昏絕數四，傳藥半年，乃能起。親迎不果，封氏之女亦別離焉。

後父母物故，家道凋落，甲以腐疾不任遠商。年六十餘，遂至乞食。嘗挈瓢來余族，兒童見之，無不誚謔。尋以創發死。

非非子曰：桑濮之行，君子所恥。然始之以情，繼之以禮，終之以義，雖不可訓，猶有取焉。若唐元九所為《會真記》，始亂終棄，飾曰補過，幸崔氏寡廉鮮恥，轉眼憐人，不然，璧之破也，豈能再璞崔氏之過，又將焉補忍人之言何其佞也！而人不之非，神莫之殛，甚矣其漏網矣，於甲也又何誅

鄒忠介公

崇仁大華山，名山也。其神甚靈異，禱疾病、祈福祥者，數郡畢至，趾相接也。有不誠者，輒被譴。

趙元壇、王靈官為左右二元帥，輪流值歲。相傳趙寬而王嚴。趙值歲，來者有小過，多不較。其繩之峻而禍之速者，必王值歲也；甚者被其擊立死，或蹉跌傷折肢體，邪視者痛目，妄言者捲舌焦唇，手足不戒者傷指及趾，其輕者亦或得狂疾，自道生平私隱事。以故諸為不善者，聞其風不敢往。

嘗有謁者至山下，見一女足甚纖，心羨之。因以二指遙度其長短，指乃僵；至神前悔罪，乃復。又有一人言牛肉之美，遂啗啞，懇禱而後能言。又有男女二人中途相悅，夜苟合，兩體連牽不能脫，遂羞痛俱死，死猶相黏，同棺而葬之。其靈異如此。

鄒忠介元標微時，三至而三不得上。詢其故於人，人曰：「子之靴，革物也，神必惡此。盍易之」易布靴，乃登。既謁廟，見神旁有鼓，革鼓也。忠介詰神曰：「我革其靴，神惡之，宜矣。神胡革其鼓，庸有說乎」言未已，鼓即從架上滾下，直至山腳。聞者異之。後每歲供布鼓焉。

忠介既以理屈神，彌自持慎，雖曠途暗室，不敢或苟。神使靈官隨之三年，欲伺其短。每聞鞭聲鏗然，或日中燈下見其舉鞭欲擊狀，而卒莫之擊。後偶過井旁，見修綆係一膽瓶，有水甚清潔，蓋新汲之井中者，而汲者不在。忠介方渴，掬飲之。乃見水中有靈官鞭影，急取錢投於水，乃滅。遂不復見。

市中小兒

昔長安市中有二小兒：一紅衣，一白衣。紅衣者過人門前，則以一紅球拋擲地上。白衣者隨而拾之，以為笑樂。紅衣者拋擲益急，球落紛紛，白衣者不能盡拾，遂相連而去，餘球亦不見。

次日，市中火大作。紅球所擲之家，蕩為灰燼。惟經白衣拾取者，房舍參差並存。

又嘗有一道士，露其胸，大書一「人」字於兩乳之間。行市中三日，人無識者，一一乃「火」字也。已而遭火。

長春苑主

友人餘君，自號烏虛子，為餘述元生事甚悉。元生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弱冠補諸生，才名甚噪。三戰秋闈，不捷，遂結廬山間，絕意進取。淡營寡慮，詩文之外，唯嗜花若性命，然未嘗手折一枝、戕一萼也。

一日獨坐，有輿馬旌節，倥傯門外。二青衣進謁曰：「夫人敬遣相迓。」元茫然，問夫人云誰，青衣曰：「長春苑主也。」即促登道。元漫許之。

不半里，便有香氣來迎，澤衣沁骨。又三四里許，城郭表延，望如錦綺。青衣曰：「此苑城也。皆落花砌築，久而膠結，固於金石。」抵一城門，榜曰「管春」，謂天下之春皆從此出。城內輝煌爛漫，不可目窮，皆四時之花同時開放，顏色相間，掩映而蔽虧也。行萬花中，徑甚繚曲，覺神明爽發，膚髮皆香。

有頃而至，則宮闈亭台，朱甍碧瓦，鱗次而帶續也。闈者皆韶豔女郎，馳報夫人。元降輿以待。第見紅英翠葉之間，飄輕裙、曳廣袖，美麗閒都者無慮千百，私語匿笑，往來窺客。以問，青衣曰：「花神也。花一種，即有一神。豐約穠纖不一，花亦如之。」

已而闈者出，傳夫人請見，元肅容而入。歷門闈十數重，達一大殿。珠簾乍卷，翟葆斜開，嬪從如雲，左右環簇。夫人冠華玉之冠，履彩雲之舄，衣裳霞豔，環佩鸞鳴，神影仙姿，驚絕人世，降階而迎。元下拜，夫人命侍女曳起，賜坐。夫人南向，元東向。夫人斂容曰：「此地眾美所歸，群芳所出。秀才以惜花之心，成愛花之癖，故特迎致，蓋奇緣也。」元遜謝。

俄而設享，自殿中至於廊廡，綺席相次。凡諸花神，悉令陪宴。進飛英紅露之釀，陳詞香和玉之羞。酒饌數周，眾樂並作。聞歌疊舞，遏雪停雲。風調各殊，容華並絕。夫人曰：「惜弄玉、飛瓊請姊妹方宴瑤池，來暇邀致，使今日管弦未臻極盛。」元捧觴避席，曰：「今日宴會，色藝極天地之選，聲容盡古今之妙。一介齷生，躬際斯盛，皆夫人辱命之寵也。願借芳尊，為夫人壽。」夫人起而受之，亦酌酒酬元，日昃罷宴，以笙歌羽衛，送居叢芳館。

明日令下，以元為長春苑催花使者，並賜青幡絳節，彩仗雲駟，披服寶玉，出入府第。花神聞之，皆來賀。夫人命侍兒送花名玉冊至。元閱其姓字，皆往古美人，乃悟花神即美人也，出世為美人，離世為花神。元欲識其尤者，因謂眾美曰：「諸卿芳名，心寫久矣。今鄙人願有以觀焉，敢請。」眾皆笑曰：「謹受命。」

元問：「蘇若蘭來乎？」一女遲回而出，意度閒稚。元揖謂之曰：「卿織錦璇璣圖，八百四十字，宛轉循環，有詩三千餘首，古今才妙莫或右之。」若蘭遜謝。次問紅拂，紅拂應曰：「妾是也。」元視其貌，修然絕塵，歎曰：「識禪師於晉謁，結虬髯於逆旅，紅妝俊眼，真希有也！」紅拂退，元目送久之。忽見一女於欄人中俯而摩其足，若不勝其楚者，元戲問為誰，眾曰：「宵娘也。」元曰：「以纖月之勾，妙凌雲之舞，真不讓掌上人矣，」宵頰赤。而西階一美人輕盈纖弱，拂袖而唾，頗有不平之色。旁一女手梅花一枝，眉目明秀，不可描畫，睨之而曬曰：「燕兒燕兒，又作昭陽故本矣。」美人聞言，慚且怒曰：「何與爾梅精事，」蓋飛燕與採萍相謫也。楊妃亦謂樓東寂寥，則珍珠可慰，奈何以舌鋒刺人採萍未及答，一女姍姍而前曰：「肥婢何知，欲為禍水興波，不記環上係羅衣時耶」元問之，乃班婕妤也，恐其攻軋無已，亟為解之，曰：「諸卿往事，何足深論譬諸花枝糾結，花片相撲，無害於花，徒令人可憐耳。」於是諸女謝而退。

他日，夫人命元定花神甲乙，元辭讓再三，不獲。乃甄別其香，豔，各為三品：香曰奇香、名香、幽香；豔曰雅豔、穠豔、狂豔。視其神以定品，而花隸焉。如西施、王嬙、卓文君、崔雙文之屬，咸列狂豔。

西施聞之，請見曰：「妾雖鄙陋，君何至以狂豔見目」元謂：「卿泛湖之役，固當小貶。」西子辯曰：「沼吳之後，妾實從伍相於江流。陶朱何人，妾寧儷之，以負君恩而喪婦節也」元矍然曰：「微卿言，吾幾誤矣！」有頃，王嬙亦來，泣告曰：「妾以薄命，為畫工所誤，遠嫁沙漠。以君命故，不敢違，未嘗一日忘漢也。而佞臣秉筆，誣以聚麀之行，妾飲恨黃沙，末由昭雪，故使塚草獨青，以明區區之志。而僧孺《周秦行記》乃敢肆為狂言，深相汙蔑，此妾之所痛心而茹憤者也，君其察之！」元再三引咎，乃列二人於幽香，始悅而去。

元既以六品位花神，報於夫人。夫人嘉歎。自是花神歲時，各以花之顏色數目具書於冊，聞於使者，使者以上之夫人。如是三年，苑花愈茂。故事：每歲立春先三日，花使請夫人登春台，陳天下林池苑園之圖，乞令諸女散花，以應春令。夫人乃召眾花神對於台下，使按圖布散，仍考其成於所司。眾花神銜命，歲出管春門一度，五日而返。亦有不返，遂留人間者，即出世而為美人者

也。

元以久別山居，欲乞假暫歸，遂上書於夫人。其略曰：「竊惟芳草相思，王孫惆悵；垂楊惹恨，游子躑躅。故富貴有鄉國之思，即神仙多別離之感。臣本芻蕘，辱在草莽。芝無田而蕙無圃，稅駕何鄉；岸有芷而汀有蘭，尋芳迷路。蓬心不改，自分老於蒿萊，誇包係無聞，誰憶彩其葑菲柴關畫掩，忽驚小玉來敲；蓉苑春開，竟使飛瓊下請。鷺羽成行，鸞笙作隊。現空中之城郭，十二樓台，訝世外之嬋娟，三千粉黛。身如桂樹，許近嫦娥；命占桃花，更依王母。既陪麟脯之宴，復長蛾眉之班。千古奇逢，三生異數。葵藿傾陽而已遂，藜藿倚玉以何求然而玉枕遊仙，夢裡之靡蕪莫彩，金丹換骨，胸中之荊棘難除。憶阮客之曾歸，笑龐公之不返。東籬晚菊，定憶陶潛；南國秋藥，尚思張翰。值此風迎杏靨，暫假歸鞭；會待雪綻梅妝，重開舊閣。振衣華表，爭傳化鶴之人；墜烏雪端，竊比飛鳧之吏。」

夫人笑而許之，遂置酒祖行。召眾花神至，告以意，則皆惘然有可憐之色。酒數巡，盧女抱琴面前曰：「本不妙於音律，先生遠去，願獻一曲，代渭城之唱。」元稱謝。盧女撫弦動操，為鼓《霓裳序》。不數聲，梁塵欲飛，落花起舞，四座寂然無語。琴罷，夫人復謂眾神曰：「諸卿妙技，各於今日試之。過此以往，則天上之曲，人間不可得聞矣。」於是崔萑奴理箏，宋偉吹笛，關小紅奏琵琶，徐月華彈箏篴，檀板土簫，更番迭奏。歌舞紛沓，大都麗娟絳樹、飛鸞輕風之儔，盡歡而罷。明日遂行，夫人及花神各以花片為贖，元拜而受之。送之管春門外而返。

元既至家，妻子皆驚怪。親舊聞之，咸來同訊，聞言莫不嗟異。明年，復往尋之，則武陵之舊路迷矣，悔恨不已。自是愛花愈篤，花前多作傷心語，益無意於人此。後數年，無疾而終。

臨終，謂其家人曰：「吾始以花生，終以花死。死而有知，魂魄猶應戀此也。身沒之後，當以落花葬我。且吾以花隱，毋著我名，但題石曰「故長春苑催花使者元生之墓」。」葬之日，棺輕如蛻，識者以為屍解雲。

梅花美人

如臯陳尚生嵩，以畫名於時，尤長於梅。冷蕊疏枝，嫩寒春曉，見者輒作孤山籬落之想。

有金陵李某，僦居京師內城。齋壁紅梅一軸，尚生筆也，一日仰臥觀書，童子侍焉。忽有老翁出於畫中，龍鍾偃偻。俄而枝葉動搖，花蕊怒放，每一花現一美人，步虛而下。須臾，次第入花去，老人亦遽隱，畫如故也。後凡三見，亦無他異。

——李言之尚生，尚生述之吳茗香，茗香述之餘。

非非子曰：梅之神也舊矣。高髻大袖，蜀閣憑欄，素服淡妝，羅浮對酒。不意丹青之妙更能化億萬美人身也。王丹麓有言：美人是花真身，花是美人小影。此其美人耶花耶？真身耶？小影耶是耶非耶餘又烏能測之哉！